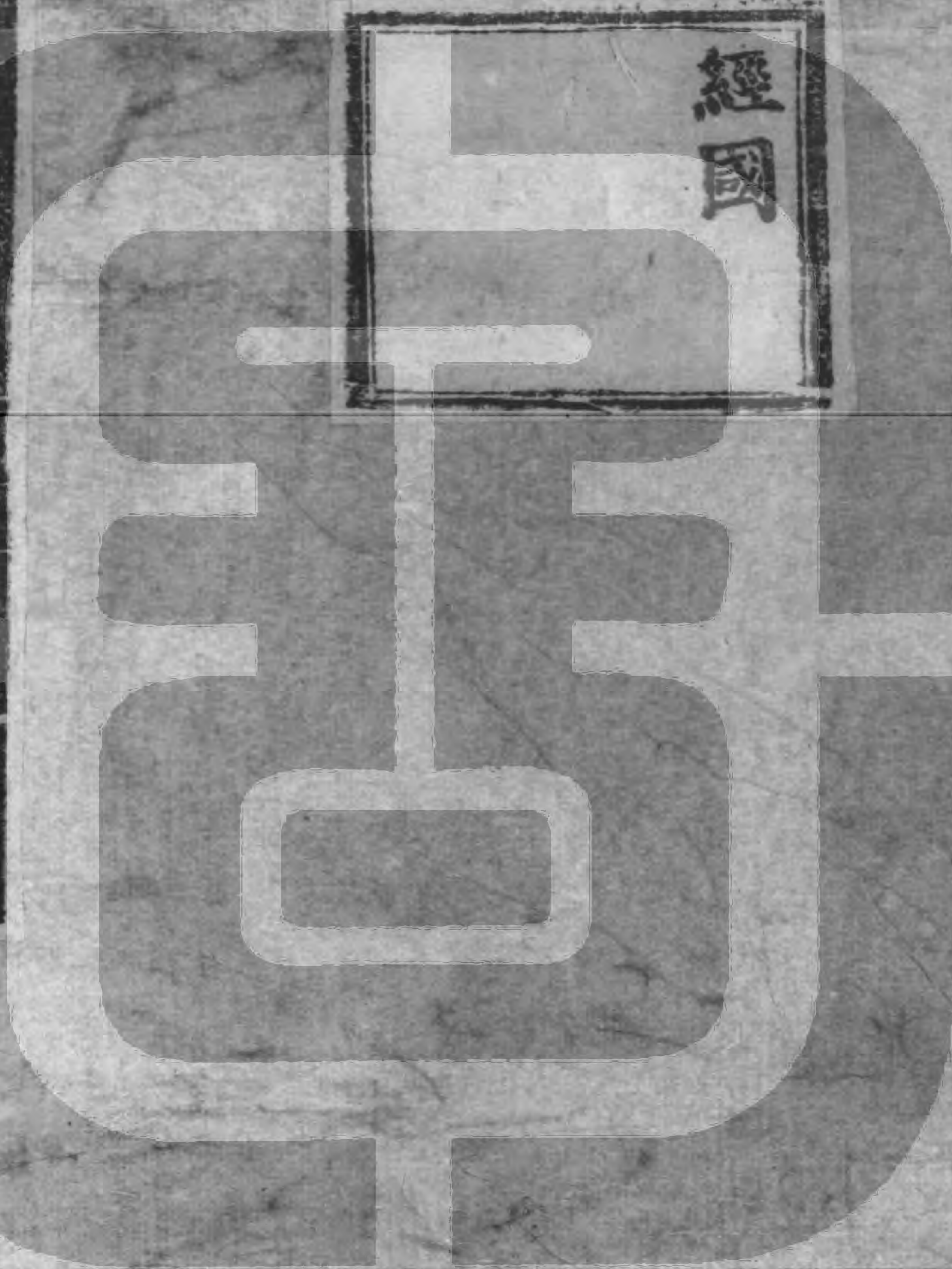


6244  
39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八十四  
之八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四

經國

宋欽宗時許翰上言曰臣愚伏被詔言除已見劄子陳衰疾不勝事任外方此國步艱虞臣竊懷欲有陳而事有理須朝夕上達必緩則已後時不暇為者臣輒先具畫一以聞。

一自崇寧以來天下之士以謂非姦佞貪瀆不進非軟熟趣和不容故乞為時所崇獎至大吏者鮮有可用之才今不得已則當擢小吏而用之唯使虜法借以官資使攝郡府埃有功效而正除之則人人靡厲患自奮起此賢於前日全驅保妻子之臣寵祿已過如飽肉之鷹不復驚擊者不翅百倍矣。

一今軍政久壞士卒難恃宜使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使自保疆緩急亦可調發以赴難河東河北與瀕大河帥臣皆使得擅



一方之賦使宜。從事以足兵食。昔唐李抱真節制澤路以賞罰激勵其民得卒一萬。遂雄山東。是時稱昭義兵為諸道冠。今使諸師各效其法。則天下皆昭義兵矣。然昭義法計丁擇人。蠲其徭租。農隙習射。歲終大校。此可持久而難以應卒。今寇難乃在數月之內。必欲分下而衆集。事濟者則諸縣皆有一鄉之豪傑。使守令躬親訪向。召見喻以忠義。寵錫之。祭示以寇攘屠戮之害。借一進武義副尉等官。使各募少壯樂為用者。得分總之。縣得三四豪傑。則封內勁果。忠固有用人可盡出矣。此其取効易且速。蓋一時之利也。如昭義之政脩。則効亦不過二三歲間。可以兼行而埽。大者雖至平世不可易也。臣頃亟為淵聖言禦寇之務要在邊境。使邊境不禦而寇入腹心。則人情震擾。士氣沮壞。驅而與此。不當一。故祖宗以來。待邊備不恃都城。又聞

祖宗之時。邊境如郭進李漢超等。皆數十年不易。委任而責成。功而去年諸州。至有三易守者。邊帥無不紛紛變更。臣數爭之而不能得。今守帥凡宜於民兵者。願著憲令。勿復動移。增秩賜金。以厲勳績。而後民兵可用。疆域可保。邊境可強也。

一臣去歲道過泗上。見歸朝官張企鵬言。願得燕人三百。質其家屬。給馬資金。由大坳亦聞已嘗有人以其策告宰相唐恪。恪大笑之。比有族人自拱陷賊脫歸。有陰得契丹燕人之情。見其悲憤。金賊欲食其肉。臣以是知虜之可離也。契丹燕雲之地。本非國家所有。若使燕人遂得地。以封其人。遇財以賞其士。則金賊支解。疾入腹心。必不能入。為中國患矣。

一臣考秦漢以來。川兵之變。能覆堅敵者。皆台衆。請以為強。如燕



昭之破齊漢高之取楚是也。今金賊既取契丹遂亂中國其勢必將加兵隣壤如西夏高麗大小胡虜等皆有凜凜狼顧之意臣嘗建欲弃陝西進築無用之地以與西夏增其歲賜與之解怨申結舊恩使一辯士說之可使出兵以攻雲中又使人結高麗大小胡虜諸小夷等與之立契丹後則金賊坐見分裂中國將得休息矣。按唐遭祿山之變肅宗起靈武引回紇之兵以復兩京今但使之擾賊巢穴其利百倍於唐也。

一河朔山東近甸郡縣皆易野用車之地可以教民車戰昔者元魏謂劉裕兵馬其鐵騎衝突以鐵鑠連車為函障又趙元昊反時國家亦嘗用車有功今金賊無他長技所恃惟鐵騎耳。禦騎用車古今所同而我師每憚其重遲勞費迄莫肯用宜詔有司講明其法而教之。

一遷都有經久之制行幸有促辦之功二者異耳。今若近責歲月之利宜令金陵帥臣集海船教水戰儲積廩庾或行幸而已。其它一切營繕力役皆宜且止存撫休息以固民心以建國本此大務也。今雖已有詔有戒告勿使勞民然若非一切罷去之則恐勞民之戒殆為虛文。昔唐太宗脩洛陽乾陽殿以待廷書張元蓋諫之以為勞民不可即罷其役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傷况如今之艱虞正宜貶損過中乃能下感人心上格天意凡是府廷官寺粧飾心壞削皆可以息鑿駕而張黼屨使遠人皆知陛下盛德所以師象陶唐茅茨土階之意天下幸甚。右臣度金賊擾邊之期不過旬月若使小失支吾必至又復深入伏望聖慈下臣之言於大臣或有可採擇則願詔遠施行庶幾及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高宗即位。唐重應詔上疏曰。臣於今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皇帝登  
寶位赦書。望闕宣讀。人人感慨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書以  
之神器。宗廟社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戴。誠千萬世之幸。累  
日祇誦。紬繹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卒  
章云。伺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臣泣血銘心。推  
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辜新政。若廢神霄朝拜。罷  
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放。道傳遠俗者。給據商賈。般販者免稅。  
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體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  
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兩河為  
股肱。金人再犯京闕。則根本搖矣。長驅而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為興  
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為父。以嗣君皇帝為兄。金人一舉  
而遷。兩言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所為患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

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厭足。其馮陵之  
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嘗通知之乎。今日禦寇之術。陛下  
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已。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強。而又不能弱  
者。必危。陛下度彼已之術。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強弱之理。則知所以  
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大計。天下首固以素定。非臣  
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  
術不可勝言。臣為陛下舉其略。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  
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城之計。  
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吾舊疆。所以  
繼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役。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  
萬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  
五。而救患者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欲救此者。莫先於守



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誑謗。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將兵相扇而奔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原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未及。臣愚不忍緘默。以爲容。敢竭誠而妄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則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宮播遷之難。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曩叨諫官。屢陳致寇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略。言皆有證。頃者聞陛下以大元帥之節。懸定國難。臣嘗具劄子陳述三策。是移鎮關中。以符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庶詳具利害。

陳述。雖語言詆訐。亦不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愚懇徇國。不識忌諱。敢肆危言。以塞明詔。進退存亡之幾。臣於此卜焉。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赴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膽。庶或補於經綸之萬一。臣之願也。臣非爲身謀也。實爲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幸。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議國是曰。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第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第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器器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劔。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



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替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搃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不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

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子圍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弥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



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罅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界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九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倍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

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鑿與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蓋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息於趙氏哉。



雖卑身至於表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俟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綱復上言曰。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腋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為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猶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二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圍守。中山真定及沁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



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盡金人貪婪之慾。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寧。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欺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奪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瀋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以蠟書號。顯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眾。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瀋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

國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勛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寮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舍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得水患於决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溢之虞。禦盜賊於門牆之外。則堂與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未可定都。以權時。其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廨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志。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均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久安。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蒲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魏今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持碎於賊者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  
羣羣陸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  
我王命不通盜賊盜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  
金入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入渡河猶  
不能禦注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  
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  
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  
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  
兵革之際所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  
此臣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  
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

惟鄧為可以倚車駕之時也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  
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  
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為  
淳固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幸之機會不可失  
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  
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  
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  
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臨幸幸之機會不可失也皆當心服而無  
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  
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鴻慈從  
臣之言勿是先人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前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襄陽城壁未可保守修葺



未倍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衝。號令四方。不軍東幸。東  
康葉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親政同議。然而既未盡  
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古者天子嘗草昧艱難之時。或與  
雄角逐。或為夷狄所侮。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  
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  
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固相持  
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  
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  
紹引而歸。遂復河北。由此觀之。與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  
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長安繞數十  
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  
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

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  
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  
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勅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  
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敵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  
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  
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  
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遽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  
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  
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通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  
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  
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  
物故者二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



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宗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襲。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鑿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僭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時上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以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備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紹興五年。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未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當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願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假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遯逃。此蓋陛下睿謀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



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弈碁。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先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弈碁。捨局心而就邊角。遺盛編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

報殺之師。高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先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之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後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弼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用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山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



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管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理。假以歲。水軍。使。治。輕犯。近年。初無戰艦。已。或謂三。大帥屯兵。南以為家。備之。耳。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

防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管田使自贍。養遇有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以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訂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

路大帥。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戢大慙。此雖治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以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以。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陳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以。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嚴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不。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川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且。目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盡。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



可正藁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初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

後政事可脩。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霜以之。故教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束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未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膏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宗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



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充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殘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穀。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乏。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

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曰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廡曲謹。初似無過。而之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政。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闕。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遣臣悍



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配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遠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我。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先定其論。如棄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棄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洲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

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備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



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復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勤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違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

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義。盡格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載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



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夫事形跡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衰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信任之誠。臣特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也。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躰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是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百角。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先武之有鄧禹。朕身真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

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屢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在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



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委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和口，足以感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

慮，却願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戮，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寬遂，其士風遂相倣，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誣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因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辨白，而有



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護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躰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取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先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

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先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邇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躰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撻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



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茂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鴻而穿井。闢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穡菽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却遂

有泚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實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實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備省。以致其實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變感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



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教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備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其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是以為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什德之稱湯亦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鑿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去之義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爾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備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

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



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春遇之禮。遽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處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庶補國事。每自愧悵。違去闕庭。尤更寒暑。天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併。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又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令者。又奉詔旨。答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警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顛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

經國

宋高宗紹興五年季綱上疏曰臣竊觀自古中興之古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達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澤流萬物民之戴宗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續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憂戩大懇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未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且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幾雖強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瘡病不同形之壯羸惟察脈之治否興亡



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強。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援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強。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者也。是以三帝吳漢取奔之說。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強弱成敗之理。藥可觀矣。金冠不道。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內。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義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也。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銳。為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擗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武。願國家之力。未能

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為免於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為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賢。以為腹心。駕御英傑。以為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備除戎器。理財以義。使缺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騶聚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綱復論車駕不宜輕動。疏曰。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言管嚴狂。言痛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蓋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略而未詳。今聞朝廷以舉國嘉知平江。初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知與則是



移蹕之謀。禍回軍馬之計。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蓋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尚或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後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轍之機。不特動聽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虜偽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原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

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無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鳩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守文拓跋之廢。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誘。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揚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壽瓊之叛。



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蕪光黃一帶無兵可禦。決項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蟬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廢理為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肋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

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者雖差。後者猶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体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翔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擇泊。仍於江湖間。兼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盛。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



非自用戴。后非衆國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  
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  
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  
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  
霸之主。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為先。則  
雖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  
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告口逆耳之說。言或可  
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  
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  
策。動必有功。然勸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  
葉者。韓生也。勸却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  
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臆說。仰

神廟謬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論和戰。劄子曰。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  
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軼。結駟說  
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軼。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  
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宵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為羣言之所眩惑。  
軍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  
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  
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  
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  
由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  
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吳患相。屢費相  
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



則又求粟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問。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為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為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讎之邦。不共戴天。早辭重幣。執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脩政刑。明賞罰。選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舉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設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繫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備。發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示地當屯某兵。用其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顛無以細故動搖。蓋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權臣愚未見真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八年。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中興之功。奏曰。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今辰發朝兵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膺大勳。刷取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效竦。拚踊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包胥聞伍負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



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憂  
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  
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老武之志見於披與地圖  
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  
落落難會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  
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  
之久應機立斷恬然段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  
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  
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為導日新其德勿以去  
冬驟勝而自怠易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  
為凡可以言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  
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

止是一事要以脩政事信賞刑罰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舞士氣  
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  
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  
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情憤莫之與親自古  
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  
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  
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  
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脩人事以應之  
以我之無量待彼之有量則戡亂之功役不再藉夫何遠之有臣以  
周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  
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



今得承之。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持大有為。以成既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願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盡陛下恢復中原。擣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干冒天威。

綱又論使事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為使名。四方傳聞。莫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切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為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羣臣誤

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鑿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覺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遼。帝藏為虜。初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荐至。迺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為重。成



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詠謀度詢。必以周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井齟齬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問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

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儻屈膝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撫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淮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今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



未已也。必繼有弼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善終。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遠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之。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存義者。謀之高。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帝慮弟國。還自屈辱。析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先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普保江左。財用匱乏。至尊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漕漕不絕。舳舻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為之資。而陛下又

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馴。民庶益凋。漢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識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大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蓋此以處



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大王居郢。狄人侵之事之。以秦五六馬。皆不得免。徒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渴而飲。狄人乃已。今陛下雖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最臣親以侯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誑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眾臨荊州。勢搖東南。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納策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

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為福。轉敗而成功。曾中照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願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矣。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願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謀集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



五年。蒙降詔訪問。嘗敵乞羅藏和之說。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取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卻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大王句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享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

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審察。臣竊觀國家之興。全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為君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救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



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  
頌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國。進賢俊。退佞諂。備  
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  
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  
以來。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為利謀。而初  
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  
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為言。猶不足信。而况於復故境。歸侵  
地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  
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黠虜  
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  
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  
為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齊鐵之戮。以懲妻妾。夫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  
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鄜瓊之變。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  
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  
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  
書資格。守俸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  
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詭詆。以無為有。羣  
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乃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病藏拙。  
臣之為幸大矣。蒙垢忍耻。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  
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  
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  
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綱論襄陽形勝。劄子曰。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



方地勢。正猶碁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據。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峽。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近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夾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燬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

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尋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事成。必無此理。顏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脩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事為念。乃



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生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賣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敵跡逃避。曲辱不耻。為智為勇。爾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監。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以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韜。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

下入絀大統。即特前主和議者竄之。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遂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地者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弃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謁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入。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資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洟。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狀如是之



厚而於我國家訂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鑿駕一婦。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威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撲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州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藉藁闕下。以俟誅戮。

澤乞回鑾。既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知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察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檢者。

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澆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間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奉。奉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憾。臣每聞王畿內外。自父嘉靖。熙熙皞皞。特如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俟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未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澤又上疏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箕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



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荒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南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未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耳。臣願陛下體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

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恨之至。澤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于汴。肇造無疆大應。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賊虜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慕承寶緒。四海生靈。誰敢不拜。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莫攸居。豈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預圖遷幸。使狡獪皇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跼蹐。原有圖以歸。狀以標。未報。鑄劍或為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勅羣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鞏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皇。王室自然再造。



大宋可以中興。高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下筮。臣蒙陛下矜憐。願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嚴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浚澆方夏。繼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歷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浚澆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奉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

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示色。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澤又上疏曰。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于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觀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臯夔稷禹。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仙在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誦懺。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溢於誇。盡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



又嘗結好虜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四宮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業如是者。盡由姦邪險人。鼓唱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翁翁訛訛。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虜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寃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勦絕兇殘乎。今東京

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歎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下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眾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澤又上疏曰。伏觀朝廷前遣翁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擬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存。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燕處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傳也。



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或後進言之。臣諒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遠計。而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耳。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開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通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

外。喋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真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如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

澤又上疏曰。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自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旋曲折之陣。妾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魯。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而意河陽



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畏懼。不敢輕動。曾犯自  
遠。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各街巷而弄人情  
物態。皆已忻悅。教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願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  
此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萬一  
覆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一官吏士  
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易生之  
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京師  
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天。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仰聽  
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為名。輕去其所。使四海未享。乘王之  
人。徇祥道路。於偏僻州軍為朝宗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備伏道  
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  
盜自然平蕩。至宣於馬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

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  
護道。枚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自夜顯  
願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北壇皇子天眷。婦安大  
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於  
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  
下斷自淵衷。毋惑群邪之讒。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  
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  
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歲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  
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自望鑿與之端。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  
聖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是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  
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倘浮言之可惑。何戎



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消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綱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通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眾討賊。賊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亡虜寇之時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間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關。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願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殺欺天聽。未即還關。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胡虜。擴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關。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二年。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勳正夫一。孟子曰。天下為乎定。曰。定于一。秦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罔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又紹寶緒。天下之人。竭履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俟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訖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四塞。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勇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恤。四夷山感。必滅心燦。謀以就殄滅。尚何惡之能為乎。書曰。時或弗可失。



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皆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播擻。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未可憂思過計。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還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訂。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澤又上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英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

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冀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吳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於誇。忘戰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髮始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為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賊虜為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虜兇惡強盜。如蠅毛起。如蜂閔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固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虜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朔之南



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謀見  
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一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  
骨肉皆為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  
援。允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飢餓流離。由  
厄道路。弱者填溝壑。強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之罪。皆一時措  
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橫肆。賊虜自然得勢。強梁惡少。乘緣  
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論決骨髓。  
今河東河西。不隨順。賊。為剃頭。辨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  
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黥其面。為爭先救駕者。又不  
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  
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  
道。在得其民。得其民之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顯顯之。

聖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  
臣仰詳詔語。且陛下之音。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默  
代言之。臣別降罪已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  
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  
為盜者。王室再造。太宗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  
臣言上。弗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澤又上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  
必必危行。王道正真。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  
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一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  
致君於無過。實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  
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為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  
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



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言不能留  
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  
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大兵救援之意又  
不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  
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  
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  
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是  
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賊虜  
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  
至於此孔子所謂為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  
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  
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并瀆天聽狂

妄干冒甘俟鼎鑊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上海' (Shanghai) in a decorative font, centered across the gutter of the book.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visible at the top of the first few columns, including '上海'.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上海'.



南